

床前孝子与坟前孝子

◎阿紫

怀念父亲的“暗战”传奇

◎陈惠忠 陈卫平

父亲陈锦藩离开我们10年了,我们一直怀念他,为父亲曾是一位抗日勇士而骄傲。

父亲1942年10月投身革命,由于他头脑灵活、在当地熟人很多,被党组织选中担任隐蔽战线的工作。父亲对日寇深恶痛绝,不愿担任这个工作为他们做事。当时的吕四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来做父亲思想工作,1943年5月,父亲出任了敌占区伪乡长。他冒着生命危险展开工作,收集情报,多次出色完成任务。

1943年6月,日伪准备在大闸构筑据点。在父亲安排下,筑据点的民工少,施工进度缓慢。敌人一再催促多派人,父亲推说农忙人少。碉堡老是筑不成,敌人干着急却无计可施。

为了筹款资助抗战,父亲和区委商量好后,将几名敌占区的纳税大户请到自己家里,抗日民主政府的税务干部化装成进镇农民赶来,经过一番教育动员,他们顺利纳税。

父亲又奉命去除掉一个大名鼎鼎的汉奸。父亲精心计划,带人趁夜摸到汉奸住处,从屋顶揭瓦入屋,刀砍了这名汉奸。

曾任苏中四分区东南警卫团吕四区大队教导员、吕四区区长的江行在《回忆录》中写道:“在反筑据点、偷摸哨兵的斗争中,陈锦藩是起了作用的。他从鬼子那里保释过被抓的青年民兵和地方进步人士。”

江行还提到另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:“当年惩奸时,陈锦藩也被捕了。当地群众只知道他是伪乡长,不知道他是我党派到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。当时,吕四区下午要开大会,准备杀陈锦藩。我登台向大会主席说明来意,大会执行任务主席当众宣布撤销对陈锦藩判处死刑的决定,并当场释放了他。”

新中国刚成立时,按党组织安排,父亲这一类地下党员不能暴露,以防隐藏下来的敌特报复。由于当时情况还很复杂、环境依然较为险恶,地下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,一般情况下,父亲不参加战友合影、不出现在主席台上,甚至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,只能从事默默无闻的平凡工作,因此,父亲所存影像、文字资料极为稀少。

父亲后来被安排在长航南通港务管理局工作。他从不居功自傲,保持了一贯的对党忠诚、严守纪律、为人低调、任劳任怨,更教育我们要听党话、跟党走,严格要求自己。

父亲离休后念念不忘战友及曾经战斗的地方,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启东海复镇。2013年,父亲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,我们送别父亲,并决心要把他爱党、爱国、爱民的情怀和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去年5月,父亲因心衰肾衰离开了人世。之前他经历了100多天治疗,病床前很详细地交代了身后事。其中之一就是不必给他扫墓,他说自己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,不相信其他说法。

父亲应该不是在讲“客气”,因为他本人就不怎么热衷于扫墓。爷爷、奶奶的墓在千里之外,这些年他一共只去扫过两次。

“你们奶奶这个人很迷信,临死前再三叮嘱,每年清明节一定要去给她扫墓,多烧点纸钱。她怕去了那边没钱用,生活会很困难。”父亲曾多次说过这件事,为了让奶奶安心,父亲随口答应了下来,但后来并没有照做。他分析了一番,说即便按照民间传统的说法,去世的亲人们也早就另有出路,烧过去那么多亿冥币,根本无人查收。大老远去扫一趟

墓,劳民伤财,烧纸还污染环境,给当地添乱,实在乏善可陈。

父亲没去扫墓,奶奶在那边倒也没饿着冻着,因为每年我二哥都会去祭扫,顺便在周边苏杭春游一圈。去年清明节时,父亲已经病入膏肓,母亲、大哥和我轮换着日夜守候。人手十分紧缺的情况下,二哥没有参加“倒班”,依旧去扫墓。父亲不禁叹息,说他是“坟前孝子”,不是“床前孝子”。父亲去世后第二天,接到消息的二哥才从浙江赶回来。

“你二哥这是兑现你爸的承诺,他去给奶奶扫墓也不是毫无意义。”母亲一贯推崇“手心手背都是肉”,面对亲戚们的质疑,她如此替二哥辩解。想想倒也不十分错,如果没人去给奶奶扫墓,父亲实际上就是欺骗了奶奶。不管人在不在,许下的诺言丢到脑后毕竟不太好。

“父亲虽然不要我们去扫墓,可是去世前并不能接受免费的‘环保葬’,只是说一定要选个最便宜的墓,这说明他还是在在意一点面子的。今年清明节,我们还是去祭扫一下吧,不然有人会说闲话。我们不开车,搭扫墓班车去;只买一束花,不烧纸钱。”大哥提议道。

我觉得大哥的提议很符合父亲生前的习惯做法,父亲一生非常节俭,如果他泉下有知,可能口头上会怪我们还是给他扫墓了。不过花费不多,他尚能接受。床前与坟前的孝道,我们都做到了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里有这么一句话:“事死如事生,事亡如事存,孝之至也。”意思是侍奉已经去世的长辈,要像他们在世时一样,这是孝顺的最高境界。给父亲扫墓,我们选择“客随主便”,按他生前的习性去办,这应该就是最孝顺的做法。



江野之花

◎世道

春天,那江边的野花一簇簇灿然开放,江水奔流,思念奔流。

这是江边墓地的野花,那些墓背靠青山,日夜凝望着大江,一代又一代,花开了60多年。

在墓地旁,星星点点的野花在草丛中眨着眼睛,那是一种母子间永远的时空相见。一处墓地旁的卑微野花,因为母亲的存在而显得高贵,因为守望而历久弥香。

这江边的墓地,有我堂伯的一个衣冠冢,他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。1950年10月,年仅20岁的堂伯跨过鸭绿江,成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,进入炮火弥漫的朝鲜战场。

堂伯的母亲、我的三奶奶、一个在旧时代里裹过小脚的女人,常常一个人定定望向别人告诉她的“朝鲜”的方向。

三奶奶等来的,是堂伯英魂安葬朝鲜的消息。在1953年夏天著名的金城战役中,23岁的堂伯被敌人的炮弹击中,鲜血浸透在炮火烤焦的土地上,长眠在朝鲜新义州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里。

家里得到这个消息,是1953年的秋天了。为了不让三奶奶承受这

份失子之痛,我的几个堂叔商量,决定把这个消息一直封锁下去。

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,我的几个堂叔以牺牲的堂伯名义,轮流给三奶奶写信报平安,并从邮局送到家里,按时给三奶奶读“儿子”的信。为了掩饰得更好,几个堂叔还假装从部队汇款给三奶奶尽孝。

然而,1956年冬天,三奶奶从一个公社干部口中,还是听到了那个撕心裂肺的消息:儿子已经牺牲,儿子的坟在朝鲜。

这个女人,泪水哭干之后,挺起了干瘦的背脊。三奶奶决定,在家门前的树林里为儿子建一个坟。她把儿子生前留下的衣服小心地叠进一口棺材里,为牺牲的堂伯埋了一个衣冠冢。

这个衣冠冢与三奶奶的家门默默相望,与一个母亲揪心的目光疼痛相望。每一天,三奶奶都要迈动小脚,去儿子的坟前喃喃自语,她在坟前擦着眼泪清理杂草,她在坟前看着夕阳下山去、炊烟升上来。

1959年国庆,在堂伯的坟前,三奶奶等来了堂伯的几个战友,他们给堂伯带来了鲜花。战友们走后,三奶奶行动起来,在墓前种下了油菜花、

狗尾花、野牡丹、胡豆花……还有一些叫不出来名字的野花。后来,她还栽了李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。小小的墓地从此花木繁盛。坐在墓地旁的三奶奶,开始浮现出安宁的笑容。

江边有一所小学,学校校长知道三奶奶这件事情以后,每逢清明与国庆,都要带着一群学生来到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学生们在墓前献花、向英雄鞠躬。

2002年春天,因为一个工程,江水上涨,堂伯的墓地也在淹没线之下。三奶奶早已和几个堂叔把墓地迁移到了村后山冈上。三奶奶特别交代,把那些能移走的树和花都移到墓前。这一年9月的一天,三奶奶从堂伯墓前回到家里,喝完一小碗菜羹之后,安静地走了。三奶奶活了91岁,她坚持活下来,是想在野花遍地的墓前多陪陪儿子。她静静地离去,也是去见分别了半个世纪的儿子。她的墓地,与儿子紧紧相邻。

墓地旁绽放的野花,饱尝了母亲的泪水、浸透了时光的温暖,以一种蓬勃的生机,再一次遍布大地、鲜艳动人。